

人形的消弭与人性的复归

——对《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形的人生哲学解读

杨 婷

(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 广西南宁 530001)

摘 要:《变形记》是奥地利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的主人公格里高尔经历了由人形到虫形终至无形(死亡)的变化。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远离“人”的过程,实则不然。从作者对主人公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感受的描写和暗示可知,最初的格里高尔虽为人形,精神上却过着非人的生活。变人为虫后,他摆脱了外在世界对自己身心的奴役,作为“人”的意识开始复苏和加强,于是,从形体之人走向精神之人。最终,他在死亡中实现了人性的完全解放,回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格里高尔的变形虽是人形消弭的过程,更是人性复归的过程。

关键词:人形;人性;人生哲学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2006)02-0044-08

卡夫卡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以荒诞性和哲理性享誉世界,《变形记》^①即为一重要代表作。文章通过对主人公格里高尔变形前后生活状态的暗示和描写,从本体论和未来学的层面,给我们带来了有关人生哲学的思考。格里高尔虽经历了形态上由人形到虫形终至无形(死亡)的变化,但同时也经历了人性上由异化到超越再到复归的过程。可见,这种变形是外在与内在的双重反向变化。就“人”而言,重要的不是人形而是人性。与周围人自始至终的有人形而无人性相比,格里高尔的变形不是倒退而是回升,它暗示于我们的正是由非人而人的过程。

—

小说的开始,主人公格里高尔就“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虽然作者对他的人形生活未做具体描述,但从他变为甲虫后的思想,我们可以对他作为所谓“人”的生存状态有所了解。这个时期,格里高尔与他周围的人并无二致,即均是丧失了人之本性而空有人形的躯壳。

他作为旅行推销员,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担心各次列车的倒换,为不定时且劣质的饮食烦恼,与周围的人无法产生深厚的交情。他知道,假使晚起一会儿就会有被开除的危险;假使生病,老板就会责怪他的父母怎么养出这样懒惰的儿子;假使有一点小小的差错,马上就会招来最大的怀疑……就连朝夕相处的家人也无法给他特殊的温暖感觉。

收稿日期: 2005-05-18

作者简介: 杨婷(1981-),女,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① 弗兰茨·卡夫卡(孙坤荣译). 卡夫卡小说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一个人的价值包括个人对自身的为我的价值和对他人的为他的价值。为我价值是个人存在对于自身的意义，这对格里高尔来说已不存在，因为他生存的唯一愿望就是“竭尽全力让家里人尽快忘掉父亲事业崩溃使全家沦于绝望的那场大灾难。”他已经没有什么生活的乐趣可言。对于家庭和公司来说，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无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尚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1](P86)}对于格里高尔，他作为别人的手段和作为自己的目的永远无法对等。他的价值，如果说有的话，也仅仅是有用性而已。他的养家糊口和为公司创造赢利是脱离了人的本性的机械劳动。故此，格里高尔以人形出现于这个世界，却过着虫豸般的生活。

二十世纪初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由许许多多有人形而无人性的格里高尔们构成的巨大的肉体集中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不知道自己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和本质。于是，“自由自觉”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不复存在，社会之于人的价值不复存在。

以社会的眼光观之，“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2](P67)}此时的格里高尔和周围的芸芸众生一样，过着行尸走肉般、有生命却无生命力的日子。他们虽生而为人，却无人的自由自觉性；他们虽有万物之尊的人形，却无人之最宝贵的人性；他们虽自以为精明，却远逊于动物的无知。

二

格里高尔由人形变为虫形，没有过多的怨恨、绝望、不满。相反，他是平静的、泰然的。不仅如此，还显示出了某种脱离人形的快感和满足。

你看他，在变为甲虫的第一天清晨，“觉得身体挺不错”；你看他，在担心下床摔坏脑袋的时候宁愿心安理得地“继续待在床上”；你看他，在半个身子探到床外的時候“与其说是苦差事，不如说是游戏”；你看他，想到两个人就足以将他抬下床，“禁不住透出一丝微笑”。到后来，“他高兴地注意到，他的腿完全听从他的指挥，它们甚至努力地把朝他心里所想的任何方向带去；他简直要相信，他所有的痛苦总解脱的时候终于快来了。”再后来，他适应了倒悬，这种滋味使他“乐而忘形”。甚至最后，在堆满杂物的屋子里，他也能“从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乐趣了。”

当然，这种由身体变形产生的满足仅仅是表面的，深层的原因则是长久以来对摆脱人形的渴望的最终实现。所以，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为甲虫，只是想了一下“我出了什么事了”，然后便是泰然的承受。随着对虫身的适应，他自我接纳的程度更加深入了。更重要的是他不必继续心为形役，过着失去自己的日子。现在，他的世界里没有无止尽的劳苦奔波和担惊受怕，没有上司的冷酷和同事的奸诈，没有家庭的负累和社会的重压。他虽背着厚厚的壳，却卸下了从前许多非人该承担的负荷。所以，他轻松了许多，视这种变形为一种释放和解脱，认为变形后的生活是一种“新生活”。至此，他看到那些“陌生的或几乎已经忘却的人”从眼前消失，“心里只有感到高兴”。可见，格里高尔虽然经历了从人形到虫形的变化，却更经历了由虫的生活向人的生活的迈进。

爱，是人世间最纯美的感情，是人性的重要尺度。

格里高尔在变为甲虫后，依然怀有对家人的责任和爱。当他想起能让一家人在一套不错的房间里过着温暖的日子，“心里感到很自豪”，但随即又怕这一切恐怖地结束，从而不安地“爬来爬去”；当他听说家里的钱还有些结余时，就为这种“节约和谨慎而高兴”；每当家人谈及挣钱养家

的问题,他总是“扑倒在门旁冰凉的皮沙发上,羞愧与焦虑得心中如焚”。“有一个想法老是折磨着他:下一次门再打开时,他就要像过去那样重新挑起一家的担子了”,即使在快要死的时候,他还有坚定的送妹妹进音乐学院的决心,并且“不容许任何反对意见”。临终,他也是“怀着温柔和爱意思着自己的一家人”。

可见格里高尔是把自己当作家庭的一分子的,他始终认为自己是被需要的也是需要人的。虽然他是虫形,却有着人的善良和温情;虽然他已一无所有,却依然奉献着自己的爱心。可是,他这样的爱意换来的是什么呢?

父亲“恶狠狠”地对他,用苹果“一个接一个”地砸他,还用劲推他,“使他一直跌进了房间中央,汨汨地流着血”;母亲看到自己的亲生儿子竟然昏了过去;仆人在母亲面前跪下来请求辞退工作;老妈子叫他“屎壳郎”……就连他最疼爱的妹妹最后也要驱赶他——“我们一定得把他弄走。我们照顾过他,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我想谁也不能责怪我们有半分不是了。”

这就是格里高尔的血缘亲情,这就是他原先为之奔波现在为之担忧的家庭。在他们眼中,他只是个一个无所谓的存在,甚至是一个累赘,一个烦恼。

尽管如此,格里高尔是隐忍的、接受的,他怕自己的存在给家人带来哪怕一丁点的恐惧和不便。他用一晚上的时间得出一个结论:用忍耐和极度的体谅来协助家庭克服他在目前的情况下必然会给家人造成的不方便;他为了不吓倒妹妹,“花了四个小时的劳动,用背把一张被单拖到沙发上,铺得使它可以完全遮住自己的身体,这样,即使她弯下身子也不会看到他了”;为照顾父亲的脸面,他“不愿趴在窗子上让人家看见。”他急欲见到母亲,却因怕吓倒她而最终放弃了这种可能有一厢情愿的快乐;他为使父亲息怒,“赶忙爬到自己房间的门口,蹲在门前,好让父亲从客厅里一进来便可以看见自己的儿子乖得很。”

情感、意志以及对他人感受的在意和敏感是人格力量的显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对立矛盾中挣扎出来,才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互相冲突愈众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保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3](P222)}

格里高尔就像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他不顾自己的遍体鳞伤,谨小慎微地用宽容和坚持呵护着家人的冷漠和残忍。他身上有一种忍受恶的力量,这是一种对人性之残酷野蛮的了解和服从,正是这种大于恶的对恶的忍耐力使他放射出人性的光辉。他的耐心和爱心以及对人类良知的信心让我们感到一种温暖的痛楚。他原谅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对和给自己带来的伤害,让我们在对人世几乎绝望的时候看到了未来。这也许就是卡夫卡让失却人形的格里高尔带给我们的人性的关怀。

爱是一种美德,而“人的美德犹如名贵的香料,在烈火焚烧中散发出最浓郁的芳香。”^{[4](P31)}苏格拉底说过,未经思考过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

变人为虫后,格里高尔的生命意识觉醒了,他开始自觉地思考自己和周围的环境。“正是思想使生活转型并产生了新的生活。”^{[5](P141)}从这一点上说,他由形体之人转变为精神之人,而后者无疑更接近人的本质。

他从办公室主任的角度想,“人总有暂时不能胜任工作的时候,不过这时正需要想起他过去的成绩,而且还要想到以后他又恢复了工作能力的时候,他一定会干得更勤恳更用心。”这种想法,人形的格里高尔可能不会有或者说无暇产生。而现在,他真正把自己看作一个“人”。也希望别人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他。相反地,他的上司却视他为赚钱的机器,他所意识不到的是,自己只是高级一些的机器而已。

在夜里，他会“从容不迫地考虑该怎样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这说明，他开始关注自己的存活状态，把生活纳入思考的范围内了。

此外，听妹妹拉琴时，他发现“音乐对他有这么大的魔力，难道因为他是动物吗？他觉得自己一直渴望着某种营养，而现在他已经找到这种营养了。”音乐，是他人性复归的寄托，他希望自己可以在那里找到精神的家园。生命之美，在于使人和人的生活世界达到富有情感性的精神价值的境界，在于追求一种理想的存活状态。人不仅生活在现实里，而且生活在对未来的希望里。人不仅要“寻根”，而且要“探路”，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没有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就不会有真正的人的生活。格里高尔所需要的营养就是对另外一种生活状态的思考和向往，正是这种营养让他的意识苏醒，让他的人性复归。而周围的众生们，却依然如过去人形时的格里高尔一样，麻木而机械地过着只有现在而无未来的日子。

“人的生命与动物生命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有肉体的生命，而且有精神的生命，人展现其为我的价值不但在于野蛮其肉体，而且在于文明其精神。人对生命的更多期盼不是源于对自己体能的认识，而是源于人给生命披上了理性的光辉，给自己的聪明才智赋予了更多的价值。”^{[6](P71)}

失却人形之前，他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的孤独、怯懦、麻木和空虚，也不了解自我意识的匮乏和内心深处的需求。“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7](P33)}现在，他跳出了职业机器的行列和平庸的世俗生活，在精神的国度中与自己对话，因而回到了“人”。

贺拉斯说过，驱散我们烦恼的是智慧与理性。人作为高级的生灵，重要的不仅是物质层次的生存，更是心灵层次的生活。所以，格里高尔虽然变成了虫身，但它拥有了人心。他是快乐的，他潜意识中要“把做人时的回忆忘得干干净净。”“看到他们从眼前消失，心里只有感到高兴。”

综上，格里高尔是快乐的也是痛苦的。快乐来自于人性的复归，痛苦则来自于人性得不到充分地释放和回应。这种痛苦，不是由人形蜕变为虫形而产生的痛苦，而是由虫性到人性的复归所经历的辛酸。“人既然有丰富的感情，而痛苦是这种感情之一，那么，人的痛苦也是人的本性的真实表达。人在反思这种痛苦时净化自己，提升自己。作为生命的和人格的源泉，痛苦让我们懂得爱，学会爱。精神的痛苦，让人离开纷繁杂呈的事物和外在世界的喧嚣，从而乐于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所以，痛苦让人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防止人陷入无止境的狂妄之中。”^{[6](P141)}

三

人形的格里高尔在现实社会中生活得太辛苦。他的思想、爱等人性要素在残酷的环境中根本无法伸张和实现。他如此努力地追求真善美却总是无路可走。黑格尔曾经指出，在古埃及有过《变形记》，甲壳虫在古埃及曾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卡夫卡可能就是受到这个启发，觉得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存在是卑微的、无意义的，异化既然不可避免，不如让人变回到甲壳虫的状态，那样，也许还可以受到某种关注和重视。然而，格里高尔变形为甲虫后，他的人性虽有所加强，但同时也受到了外界更猛烈的压迫和摧残。这也许就是卡夫卡给我们的暗示：变形为动物终究不能作为人之解脱。那么，出路在哪里？——唯有死亡。

如果说，变形只是卡夫卡对人的现实存活状态的一种审美超越，那么，死亡则是他赋予格里高尔对现实的一种解脱形式。在卡夫卡看来，格里高尔始终无法在人性上和他周围的环境达到和谐一致，他的主观生命意志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所以，只有死亡才能让他彻底远离无止境也无意

义的精神抗争。

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格里高尔的死亡是卡夫卡对不合理的现实存在的一种否定,从而让精神生命自由得到最终实现的一种方式。因为格里高尔终究不能在虫形的生活中得到人性的完全复归。死亡才是最好的归宿。因为在西方人眼中,灵魂是不死的,死亡仅仅是肉体的死亡,而灵魂则由此摆脱肉体的束缚进入神的天堂。就精神而言,当它不再作为人对付现实世界的支撑物时,才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只有死亡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也许死亡才给人以自由。”^{[8](P368)}在那里,人将获得永生。所以,“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

对于死亡的无限性追求源于现实人生的有限性存在。卡夫卡没有在犹太教的信仰中沉沦,同时也否定了变形为动物的解脱方式。他说:“认识开始产生的第一个标志是死亡的愿望。”^{[9](P116)}黑格尔也说,“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精神只有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保全其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10](P21)}

是的,“世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懂得让自己属于自己”^{[11](P273)}“我们要保留一个完全属于我们的自由空间,……建立起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最重要的隐逸和清静。在那里,我们应该进行自己和自己的交谈,毫不涉及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11](P271)}至此,格里高尔的内心亮起了一盏灯。从此,他身外的世界将不再黑暗,任何来自外界的风暴都将立即停止,任何摧残他的力量都将立即消失。在死亡的境地中,他的精神才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静与自由。

叔本华曾经说过,死亡是“对人类生存的一种课罚”。^{[12](P184)}在卡夫卡笔下,格里高尔无论是人还是虫,都是一种辛酸痛苦而无价值的生存。那么,他的死,就意味着作者对这种存在的否定和对异化了的人之现实关系的无言抗争;而从“生生灭灭不已”的角度看,也就是作者对有价值有意义的存在的一种变相的渴求。叔本华还说过:“死亡就是意志挣脱原有的羁绊和重获自由的时候。”^{[12](P184)}卡夫卡让格里高尔死去,是跟他希望人类摆脱不合理的现实的压迫而获得自由的愿望息息相关的。卡夫卡让格里高尔给了自己的灵魂一个归宿,而他周围的人依然混沌在现实的泥沼而不自知。这是为了证明现实的残酷,说明“大多数人其实根本不在生活,他们就像蝴蝶附在礁石上那样,只是附在生活上,而且这些人比那些原始生物还可怜得多。”^{[13](P246)}格里高尔始终是沉默的、忍受的,但他的死却使他最终拥有人性之纯美领地,尽管这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但对于希望对现实中人际关系进行否定和抗争的人们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形而上的慰藉”。

格里高尔走向了无形,却也获得了再也不受现实束缚和压迫的自由。这才是他真正的家,是他心事落地灵魂生根的地方。他从此不必再为世事所累,不必苦苦希冀别人对自己的理解。在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却同时无所不有。

死,是结束也是开始,是断裂也是延续,是绝望也是希望,是消失也是重生。用卡夫卡最推崇的中国哲学家庄子的话说,“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有待邪?皆有所一体。”(庄子《南华经》)正是基于对生与死的如此认识,卡夫卡让他的主人公在经历了人世的艰辛后终于获得了自由。

四

人的价值不取决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个人赋予它多大的人性的内涵。

格里高尔完成了自己的变形,完成了形体上的从有到无和精神上的从无到有。它抛弃了假恶丑,还原了真善美,从人性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价值递增的过程。

卡夫卡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噩梦般的世界,却也引导我们看到了黑暗深处潜藏着的人性的光

明, 于是, 我们和卡夫卡一起, 避免了现实世界对我们的伤害。从这一点上看, 《变形记》不完全是灰色的, 它带给我们的是对美好的人性的期待。

参考文献

- [1] 康德(苗离田译).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2]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编译局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黑格尔(朱光潜译). 美学(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4] 弗朗西斯·培根(何新译). 培根论人生[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5] 鲁道夫·奥伊肯(张源, 贾安伦译). 新人生哲学要义[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 [6] 陈法根, 汪堂家. 人生哲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7] 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 人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8] 古斯塔夫·雅努施(叶廷芳译). 谈话录[A]. 见: 叶廷芳. 卡夫卡全集(第5卷)[C].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301-493
- [9] 弗兰茨·卡夫卡(叶廷芳, 黎奇译).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1
- [10] 黑格尔(王玖兴译). 精神现象学(上卷)[M]. 商务印书馆, 1919
- [11] 米歇尔·蒙田(潘丽珍, 王论跃, 丁步洲等译). 蒙田随笔全集(上卷)[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6
- [12] 叔本华(金玲译). 爱与生的苦恼[M]. 河北: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6
- [13] 弗兰茨·卡夫卡(叶廷芳, 黎奇译). 误入世界: 卡夫卡悖论集[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Dematerialization of the Human in Shape and the Recovery in Spirit:

A Review of Philosophy of humanity on the Change of Gregory in *The Metamorphosis*

YANG Ti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Guangxi Teachers' College, Nanning, China 530001)

Abstract: *The Metamorphosis* i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written by Franz Kafka, a famous Austrian novelist. Gregory, the key character suffers the deformity from a person to a beetle and finally he was incorporeal (dead). This is a process that he breaks away from a human being literally. But this is not absolutely so. From the description of his living condition and mental feelings, it is obvious that at first as a person Gregory leads an inhuman life in spirit. When he changes into a beetle, he gets rid of the sufferings from the world. Thus, his consciousness of being human is gradually recovered and strengthened. So, he becomes a real human in mental or spirit rather than in shape. Finally he fulfills the nirvana of humanity in death, regressing a person indeed. So, from the angle of philosophy of humanity, Gregory's change represents the existence of the humanity in spirit rather than the dematerialization of the human in shape.

Key words: Human in shape; Human in spirit; Philosophy of humanity